

小乐意小馆

肖复兴

那年,我从北大荒,老傅从内蒙古,前后脚回到北京。我在中学当老师,老傅在粮店卖粮食。我们是中学同班同学,两家离得不远,一别多年未见,又都未成家,晚上下班,无所事事,常常约在一起闲聊,打法无聊寂寞的时光。

老傅爱喝酒。插队的时候,有一年凑好一起回家探亲,他来我家,进门先把一瓶葡萄酒和一瓶白酒,“啪啪”拍在桌子上。两瓶酒没喝完,他就跑到院子水龙头前,吐了一池子,然后仰脖“咕咚咕咚”喝一肚子自来水醒酒。

这一次阔别重逢,回北京再也不走了,自然少不了痛痛快快地喝酒。那年夏天,我们两人没少穿街走巷,找小馆喝啤酒。那时候,老傅爱喝酒。插队的時候,有一年凑好一起回家探亲,他来我家,进门先把一瓶葡萄酒和一瓶白酒,“啪啪”拍在桌子上。两瓶酒没喝完,他就跑到院子水龙头前,吐了一池子,然后仰脖“咕咚咕咚”喝一肚子自来水醒酒。

这家小馆,我们常去。它白天卖炒菜主食,晚上只卖酒和凉菜,客人不多,一般只是一个小姑娘值班,二十郎当,胖嘟嘟的,对人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,自以为是骄傲的公主。我们是冲着店名和对联去的,也不怎么搭理她,买了啤酒和凉菜,就坐在那里聊边喝。那时候,兜里“兵力”不足,

向晚时分,大地一片橘黄,我在公园散步,意外看到一幅画面: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,张着嫩藕一样的小臂膀,踉踉跄跄地向一步之遥的妈妈靠近。年轻的妈妈弓着腰,同样展开臂膀,孩子走一步,妈妈就退后一步,引导着孩子前行。孩子并不恼,反而乐呵呵地流出了口水。恰在这时,迎面而来一

一般只是买酒,偶尔买一盘炸花生或者拍黄瓜。这大概更让这位胖公主不爱搭理我们。什么时候,都是这样,嫌贫爱富的姑娘,眼眶子长得比眉毛都高。

我跟老傅表示对她的不满:“一看就是学习不咋样的主儿,我教的学生里,有她这德行的,歪瓜裂枣,还以为自己是什么人物呢。”

老傅撇撇嘴对我说:“就这活儿,没准儿还是顶替她爹她妈的呢!”

有一天晚上,我和老傅出来得晚了点儿,来到“小乐意”,买啤酒,胖姑娘连头都没抬,只说了句:“卖没了!”

那时候,夏天啤酒紧张,卖没了,常有的事。我们只好买了几两老白干和一盘花生米,聊胜于无,坐在那儿边喝边聊。

喝到半截,来了一个背着个马桶包的小伙子,进门就喊:“还有啤酒吗?”

胖姑娘立刻应声:“有!”我和老傅都禁不住把头转向了柜台。

小伙子还没走到柜台前,胖姑娘就从柜台下面拿出六瓶红星啤酒,放在了柜台上,笑盈盈地对小伙子说:“知道你准得来,给你留着呢!”小伙子也笑盈盈地把六瓶酒装进马桶包里,转身要

位耄耋老者,与孩子一样,步履颤颤巍巍,口里还念念有词。惊喜在老人身后,一个年轻的小伙子,紧跟其步,也张着肌肉发达的臂膀,悄悄地保护着老人。

三张展开的臂膀同时出现在眼前,我内心为之一震,顿生暖流。幼有所养,老有所依,这是人生最完美的镜头。

走。胖姑娘说:“这么急着就走?也不说声谢谢?”小伙子回过头说:“哥几个还在家等着呢,下班我来接你,再使劲儿谢你,别急!”

这时候,老傅听不进他们腻乎的交谈了,站起身来,走到柜台前,质问胖姑娘:“你不说没啤酒了吗?这怎么又有了?你是变戏法的怎么的?”

胖姑娘理屈词穷,说话有些结巴:“这是……人家早……早订下的。”

“早订的?我们还是早来的呢!”

眼瞅着要吵起来,已经走到门口的小伙子,怕胖姑娘吃亏,把马桶包放在餐桌上,折身走回到柜台前帮腔:“你一个大老爷们,别欺负一个小姑娘啊!”

老傅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人,回过头,冲小伙子说道:“我欺负她?你没看出是她欺负我们吗?明明是我们先来的,她藏着啤酒,就是不卖我们,专候着你来,你和我们不一样怎么着,多长出两条腿?”

“你怎么骂人?”小伙子也不是善茬儿,说着攥起了拳头。我赶紧走过去劝架,把老傅拉回来。小伙子气哼哼地走了。我们没心情再喝了,起身也走出了“小乐意”。

快到家的时候,在胡

善于学习的人,没有固定的老师。

韩愈《师说》云:“圣人无常师。孔子师郯子、苾弘、师襄、老聃。”除了郯子、苾弘、师襄、老聃,孔子还曾学于孟苏夔、靖叔,见《吕氏春秋》;还曾师从多人:“于卫,蘧伯玉;于齐,晏平仲;于楚,

同的一盏路灯下,我停了下来,对老傅说:“差点儿忘了!”老傅不知什么事,看我从书包里掏出一瓶啤酒,惊讶地问:“哪儿来的?你也成变戏法的怎么着?”

我告诉他刚才他和小伙子吵架的时候,我从小伙子的马桶包里顺出一瓶:“就兴他们走后门喝?”孔乙己说读书人窃书不算偷,咱们窃一瓶他们走后门的酒,也不算偷!说得老傅哈哈大笑。

我用牙咬开瓶盖,把酒瓶递给老傅,我们两人开始你一口我一口喝了起来。谁知,喝到半截,老傅突然说了句:“今天这酒喝得一点儿味儿没有!”说着,他举起酒瓶,朝着电线杆子砸了过去,“砰”的一声,酒瓶粉碎,啤酒受惊似的,带着泡沫四下乱溅。

转眼,将近五十年过去了。老傅走了三年多。老街拆迁,那个“小乐意”小馆早已经灰飞烟灭。

(2023年6月12日)



如梦令 林帝浣 画

老莱子;于郑,子产;于鲁,孟公绰”,见《史记》。

此外,《战国策》称“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”,《三字经》也有“昔仲尼,师项橐,古圣贤,尚勤学”的说法。孔子最终能成为“万世师表”,与他转益多师的经历是分不开的。

美。在明清那个人格受压抑的年代,人的审美也发生了扭曲,他们视自然美为俗物,刻意追求人工雕琢的造型,梅树成了重点改造的目标。龚自珍即借病梅针砭时弊,写出《病梅馆记》,其中说:“梅以曲为美,直则无姿;以欹为美,正则无景;以疏为美,密则无态。”好端端的梅树,非要做成夭梅病梅才更有艺术感。其实,不是梅病了,而是人心病了,不是梅曲了,而是人的审美跑偏了,分不出美与丑,辨不清善与恶,失去了心底的那份本真。

只有山野迎风傲雪的野梅,才是梅花该有的风姿;只有不受压抑自然而然的本性,才是人的本来面目。

星期文库

题画诗里的梅花之六

心理伤害不容忽视

天 潼

近日,四川一名男孩因名字带“坤”,被同学起绰号“鸡哥”,部分同学天天追着他骂“娘炮”“鸡你太美”,最终导致该名男孩患抑郁症,产生厌学倾向。

以往谈及孩子被取外号,有些“专家”怪罪家长有部分责任,没给孩子取好名字。可是“坤”与“鸡哥”原本八竿子打不着,只因某男歌星名字中不带“坤”,某次他演唱“只因你太美”,唱得有点像“鸡你太美”,成为网络上一个“梗”。那位四川男孩的父母再神,也不可能预测到会出现这样一个无聊的“梗”。

相当部分网友认为被取外号是平常事,许多人小时候都有外号,何至于患抑郁症?殊不知,外号的侮辱性各不相同,每个人心理承受能力也不一样。

其实成年之后,我们依然会遇到心理伤害不被重视的问题。比如被人打一耳光,由于达不到“轻微伤”级别,侵害人不会被行政拘留,道个歉就可以交代。这显然只考虑到皮肉伤,没有考虑给受害人造成的人格侮辱。

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,心理伤害亟待得到足够重视。

变味的毕业照

杨 方

据《成都商报》近日报道,成都高新区有家长反映,自家孩子小学毕业,拍毕业照需每人交600元,全班30多个孩子加起来约2万元。据说毕业照有航拍、微电影、个人特写、花式造型等豪华元素。拍个毕业照,竟然要花这么多钱,这样的毕业照,显然已经变了味。

拍毕业照,本是为了记录孩子的成长,定格难忘的同窗与师生情谊,所以真实温馨、简单质朴就好。但如今社会上的世俗攀比、奢华之风已侵蚀到校园,拍充满商业味道的豪华毕业照,会给学生

带来不好的示范,非常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。

教育无小事,校园生活中处处是教育契机。窃以为,孩子们临近毕业,学校来这么一出,是给孩子们上了一堂有“反面教材”之嫌的人生课,已背离了教育本质。据悉,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已要求学校叫停该活动。

教育的本质是教书育人,更是立德树人。学校作为教育的重要一方,更要在学校组织的相关活动中严格把控,以正确的导向引领学生、塑造学生,帮学生树立健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。

辅导作业忌“吼娃”

雍 笛

吼叫、咆哮,是部分家长辅导孩子作业时的常态,“辅导怒症”正成为亲子关系的一大“杀手”。结束一天劳累工作的家长,回家后面面对作业辅导和不开窍的孩子,“吼叫”“咆哮”似乎是“短平快”的方式,却折射出不健康的教育生态。相当数量的家长育儿知识碎片化,无力支持科学的育儿实践,出现“辅导怒症”就不足为奇了。

这种“咆哮式”育儿也是一种语言暴力行为。况且,孩子并不会因为家长的情绪暴燃

就突然开窍。长此以往,只会让孩子产生恐惧和对家长的不信任感。事实证明,在这种语言暴力中长大的孩子,会存在懦弱、胆怯甚至自闭等心理缺陷,影响其身心的健康成长。

建议家长加强自身的情绪管理,切忌把“吼娃”作为内心焦虑的一种宣泄。情绪具有相通性。家长的暴怒情绪对亲子关系双方都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,对亲子关系的伤害后患无穷。家长应把辅导孩子作业的过程当做自我情绪管理的过程,身体力行,树立榜样,与孩子共同成长。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

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投稿邮箱:jwfbk@163.com

野梅无病

刘悦蕾



汪士慎《梅花》

35岁的汪士慎成全了自己作为孝子最后的责任,为父母守孝三年后,携着妻儿离开故乡安徽歙县,迁到扬州定居,开启了职业画家的新生涯。在“扬州八怪”里,他最擅长画梅,与同样画梅的高翔,一并被金农称为“梅花二友”。

汪士慎也是个探梅达人。在定居扬州以前,就时常探梅。他早在二十五岁便拜访过大涤堂——只可惜石涛已过世三年,无缘见面。定居扬州之后,他便时常循着石涛的足迹探访梅花,不时邀上三五好友结伴同游。“扬州八怪”里的金农、高翔、杨法,都是他的梅友。

在高手如林的扬州文化圈想要占得一席之地,必须有自己的独到之处。汪士慎形容自己是“瘦藤野服出东郭,梅花香处倾壶吟”,无意

之中构建了个“野人”的人设。野人野外探野梅,在盛开的梅林中,一个山间野叟,徘徊其中,欣赏着大自然里自由生长、毫无束缚的野梅花,便是最惬意的时光。

40岁那年冬天,汪士慎到梅花岭下汶水河边欣赏梅花的花开花落,心中颇有感怀,回到家后,继续画梅花册页,笔底梅花有的直冲天际,有的俯仰相偕,千姿百态,无拘无束,野趣十足。册页上的七律更是记下了其心境和对人生的感慨:“对君不觉老将至,衰病相看四十齐。湖上已知无鹤矣,山中常若有人行。难寻布障留春住,且觅黄柑无酒携。翻悔年来太狼藉,芒鞋终日踏香泥。”

然而,与汪世慎这类崇尚自然的文人背道而驰的,另有一些文人却追求病态